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冊)

五陰誦第一

(pp.170-212)

釋開仁編 2017/10

◎別喏陀南：《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6c8-10)：

復次、喏陀南曰：

少欲、自性等、記、三，似正法、疑癡處所，

不記、變壞、大師記，三見滿，外愚相等。

◎對應《會編上·經 169-178》(大正 57-58，103-110 經)。

一六九¹；

一六九（ 五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一、佛獨住寂滅法，引起弟子們的好奇與求法過程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還，持衣鉢，不語眾，不告侍者，獨一無二，於西方國土人間遊行。²

時安陀林³中有一比丘，遙見世尊不語眾，不告侍者，獨一無二。見已，進詣尊者阿難所，白阿難言：「尊者當知！世尊不語眾，不告侍者，獨一無二而出遊行」。

爾時、阿難語彼比丘：「若使世尊不語眾，不告侍者，獨一無二而出遊

¹ 《會編（上）》(p.174，n.1)：《相應部》(二二)「蘊相應」八一經。

² S.22.81：Ekaṃ samayaṃ bhagavā kosambiyaṃ viharati ghoṣitārāme. Atha kho bhagavā pubbaṇhasamayaṃ nivāsetvā pattacīvaram ādāya kosambiyaṃ piṇḍāya pāvīsi. Kosambiyaṃ piṇḍāya caritvā pacchābhattaṃ piṇḍapātapaṭikkanto sāmaṃ senāsanaṃ saṃsāmetvā pattacīvaram ādāya anāmantetvā upaṭṭhāke anapaloketvā bhikkhusaṅghaṃ eko adutiyo cārikaṃ pakkāmi. 爾時，世尊住拘睺彌國瞿師多羅園。時，世尊清晨著衣、持鉢、衣，入拘睺彌乞食。於拘睺彌行乞食，食已，從乞食還，收藏臥、坐具已，持鉢、衣，不告侍者，不顧比丘眾，獨一無二遊行。

³ 《翻譯名義集》卷 3(大正 54，1102a26-29)：

尸陀(Sita)，正云：尸多婆那，此翻寒林，其林幽邃而寒也。僧祇云：此林多死屍，人入寒畏也。法顯傳：名尸摩睺那，漢言棄死人墓田。四分：名恐畏林。多論名安陀林，亦名晝暗林。

行，不應隨從。所以者何？今日世尊欲住寂滅，⁴少事故」。⁵

爾時、世尊遊行，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於人所守護林中，住一跋陀薩羅樹下。時有眾多比丘，詣阿難所，語阿難言：「今聞世尊住在何所」？

阿難答曰：「我聞世尊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人所守護林中，跋陀薩羅樹下」。

時諸比丘語阿難曰：「尊者當⁶知！我等不見世尊已久，若不憚勞者，可共往詣世尊，哀愍故」。

阿難知時，默然而許。

爾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夜過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舉臥具，持衣鉢，出至西方人間遊行，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人（所）守護林中。

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置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頭面禮足，於一面坐。

爾時、世尊為眾多比丘說法，示教、利喜。⁷

二、佛引導比丘知見正法，疾得漏盡

（一）修習菩提分法

爾時、座中有一比丘，作是念：「云何知、云何見，疾得漏盡」？

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若有比丘於此座中作是念：云何知、云何見，疾得漏盡者，我已說法言：當善觀察諸陰，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⁸

⁴ 《會編（上）》(p.174, n.2)：原本有二「滅」字，依宋本刪去一「滅」。或可下一「滅」字「滅」之誤寫。

⁵ S.22.81 : Yasmim, āvuso, samaye bhagavā sāmam senāsanam saṃsāmetvā pattacīvaramādāya anāmantetvā upatthāke anapaloketvā bhikkhusaṅgham eko adutiyo cārikam pakkamati, ekova bhagavā tasmim samaye viharitukāmo hoti; na bhagavā tasmim samaye kenaci anubandhitabbo hotī”ti. 道友！世尊自收藏臥、坐具，持鉢、衣，未告侍者，不顧比丘眾，獨一無二遊方時，世尊想要獨住，那個時候，任何人不應該跟隨。[bodhi：此經的背景，是 kosambī 的僧眾起諍執，世尊調停無效，世尊欲獨自遊行。]

⁶ 《會編（上）》(p.174, n.3)：「當」，原本缺，依宋本補。

⁷ S.22.81 : Ekamantaṃ nisinne kho te bhikkhū bhagavā dhammiyā kathāya sandassesi samādapesi samuttejesi sampahaṃsesi. 坐於一面，世尊以說法，示現、教導、讚勵、慶喜諸比丘。

⁸ S.22.81 : Tena kho pana samayena aññatarassa bhikkhuno evaṃ cetaso parivitakko udapādi—“kathaṃ nu kho jānato kathaṃ passato anantarā āsavānaṃ khayō hotī”ti? 那個時候，有一比丘，心生是念：「如何知，如何見，能得無間漏盡？」
Atha kho bhagavā tassa bhikkhuno cetasā cetoparivitakkamaññāya bhikkhū āmantesi. 世尊心知彼比丘心之所念之後，告諸比丘。

我已說如是法，觀察諸陰，而今猶有善男子不勤欲作，不勤樂，不勤念，不勤信而自慢惰，不能增進得盡諸漏。

若復善男子，於我所說法，觀察諸陰，勤欲、勤樂、勤念、勤信，彼能疾得盡諸漏。

(二) 觀察五蘊無我

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是我，若見我者，是名為行。

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轉？無明觸生愛，緣愛起彼行。

彼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轉？彼愛受因、受集、受生、受轉。

彼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轉？彼受觸因、觸集、觸生、觸轉。

彼觸何因、何集、何生、何轉？謂彼觸六入處因、六入處集，六入處生、六入處轉。彼六入處，無常，有為，心緣起法；彼觸、受、愛，行⁹，亦無常，有為，心緣起法。¹⁰

如是觀者，而見色是我，不見色是我而見色是我所，不見色是我所而見色在我，不見色在我而見我在色；¹¹

vicayaso desito, bhikkhave, mayā dhammo; vicayaso desitā cattāro satipatthānā; vicayaso desitā cattāro sammappadhānā; vicayaso desitā cattāro iddhipādā; vicayaso desitāni pañcendriyāni; vicayaso desitāni pañca balāni; vicayaso desitā sattabojjhaṅgā; vicayaso desito ariyo atthaṅgiko maggo. 諸比丘！我簡擇所說的法，簡擇所說的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

[bodhi: vicayaso 註解書說：以能分辨諸行的真實特性的智慧來簡擇。]

⁹ 《會編(上)》(p.174, n.4): 原本作「行受」。今依經說行、愛、受、觸次第，改為「愛、行」。

¹⁰ S.22.81: rūpaṃ attato samanupassati. Yā kho pana sā, bhikkhave, samanupassanā saṅkhāro so. So pana saṅkhāro kiṃnidāno kiṃsamudayo kiṃjātiko kiṃpabhavo? Avijjāsamphassajena, bhikkhave, vedayitena phutthassa assutavato puthujjanassa uppannā taṇhā; tatojo so saṅkhāro. 見色為我。諸比丘！凡這種見，就是行。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轉？諸比丘！當無明觸所生的受碰觸無聞凡夫時，愛生起，從愛起彼行。

[bodhi: 註解書: sā samanupassanā 就是見行 diṭṭhi-saṅkhāra。]

Iti kho, bhikkhave, sopi saṅkhāro anicco saṅkhato paṭiccasamuppanno. Sāpi taṇhā aniccā saṅkhata paṭiccasamuppannā. Sāpi vedanā aniccā saṅkhata paṭiccasamuppannā. Sopi phasso anicco saṅkhato paṭiccasamuppanno. Sāpi avijjā aniccā saṅkhata paṭiccasamuppannā. Evampi kho, bhikkhave, jānato evaṃ passato anantarā āsavānaṃ khayoti. 諸比丘！如此，縱使彼行也是無常、有為、緣所生。彼愛、受、觸、無明也是無常、有為、緣所生。諸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時，能得無間漏盡。

¹¹ S.22.81: Na heva kho rūpaṃ attato samanupassati, na vedanaṃ attato samanupassati, na saññāṃ... na saṅkhāre... na viññāṇaṃ attato samanupassati; api ca kho evaṃ diṭṭhi hoti—‘so attā so loko, so pecca bhavissāmi nicco dhuvo sassato avipariṇāmadhammo’ti. Yā kho pana sā, bhikkhave, sassatadiṭṭhi saṅkhāro so. 不見色為我，不見受、想、行、識為我。卻有如此見：「此我就是這個世間，死後，我將常、恒、永住、不變異。」諸比丘！此常見也是行。

不見我在色而見受是我，不見受是我而見受是我所，不見受是我所而見受在我，不見受在我而見我在受；

不見我在受而見想是我，不見想是我而見想是我所，不見想是我所而見想在我，不見想在我而見我在想；

不見我在想而見行是我，不見行是我而見行是我所，不見行是我所而見行在我，不見行在我而見我在行；

不見我在行而見識是我，不見識是我而見識是我所，不見識是我所而見識在我，不見識在我而見我在識。

不見我在識，復作斷見、壞有見，不作斷見、壞有見而不離我慢，不離我慢者而復見我，見我者即是行。

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轉？如前所說，乃至我慢。作如是知，如是見者，疾得漏盡」。¹²

佛說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6c11-797b5)：

1.如來心入少欲住

由三種相，如來心入少欲住中：

- 一、由爾時化事究竟，為欲安住現法樂住；
- 二、由弟子、於正行門深可厭薄；
- 三、為化導常樂營為多事多業所化有情。

又如前說如來入于寂靜天住¹³一切因緣，當知此中亦復如是。

2.於所化者所調伏性

復次、諸所化者，略有三種所調伏性：

¹² S.22.81 : Api ca kho evaṃdiṭṭhi hoti— ‘no cassaṃ no ca me siyā nābhavissaṃ na me bhavissatī’ti. Yā kho pana sā, bhikkhave, ucchedadiṭṭhi saṅkhāro so. 有如此見：「願無有，我無有；將沒有，我將沒有。」諸比丘！此斷見也是行。

api ca kho kaṅkhi hoti vicikicchī anitthaṅgato saddhamme. Yā kho pana sā, bhikkhave, kaṅkhitā vicikicchitā anitthaṅgatatā saddhamme saṅkhāro so. 有疑惑，猶豫，於正法不究竟。諸比丘！此疑惑，猶豫，於正法不究竟，也是行。

¹³ 《瑜伽師地論》卷 86(大正 30，784a26-b5)：

復次，由八因緣如來入於寂靜天住。一者、為引樂雜住者令入遠離故，二者、為欲以同事行攝遠離者故，三者、自受現法樂住故，四者、為與大族諸天示同集會故。五者、為以佛眼觀察十方世界，現大神化隨其所應作饒益事故，六者、為令諸聲聞眾於見如來深生渴仰故，七者、為顯諸大聲聞於所略說善能悟入故，八者、勸捨樂著戲論制作言詞故。

一、愚癡放逸性，二、極下劣心性，三、能修正行性。

3.於四處所生恭敬住，速證無上

復次、由四種相，於四處所生恭敬住，速證無上：

- 一、於所應得，生猛利樂欲故；
- 二、於得方便法隨法行，生猛利愛樂故；
- 三、於大師所，生猛利愛敬故；
- 四、於所說法，生猛利淨信故。

4.三種無上

復次、有三種無上，謂妙智無上、正行無上、解脫無上。

妙智無上者，謂盡智、無生智，無學正見智。

正行無上者，謂樂速通行。

解脫無上者，謂不動心解脫。當知此中總說智、斷、現法樂住¹⁴。

有學妙智、正行解脫，不名無上，猶有上故。

當知一切阿羅漢行，皆得名為樂速通行，一切麤重永滅故，一切所作已辦故。

5.依菩提分擇諸行故，於二時、四種相及三緣如實知能盡諸漏

復次、依菩提分擇諸行故，於二時中，由四種相如實遍知薩迦耶見，即於二時、無間證得諸漏永盡。

(1) 云何二時？

一、在異生地，二、在見地。

(2) 云何由四種相？

一、由自性故；二、由處所故；三、由等起故；四、由果故。

A、自性故者，謂諸行自性，薩迦耶見、及五種行，彼計為我，或為我所。

B、處所故者，謂所緣境。

C、等起故者，謂見取所攝無明觸生受、為緣愛。

此復有五緣起次第：

¹⁴ 《瑜伽論記》卷 23(大正 42，831c9-17)：

第四解三無上，景師云：「此中總說智、斷、現法樂住者，『智』是智無上，『斷』是不動心解脫，『樂速通行』是現法樂住。」言當知一切阿羅漢行、皆得名為樂速通等者，依此後解，即知前正行無上。謂樂速通者，即據一切羅漢之行名樂速通，非約於地，辨四行門。達師又云：「此無學人身所有四行跡并名樂速通行，不名樂遲樂速苦遲等故。」下釋所以，云一切麤重永滅故，一切所作已辦也。

謂界種種性為緣生觸種種性，觸種種性為緣生受種種性，受種種性為緣生愛種種性，愛種種性為緣生取種種性。夫緣生者，體必無常。

D、由果故者，謂於三時，薩迦耶見能為障礙：

一、依無我諦察法忍時，二、現觀時，三、得阿羅漢時。

(A) 依無我諦察法忍時

此中一時，由彼隨眠薩迦耶見增上力故，有惑、有疑。由多修習諦察法忍為因緣故。雖於疑、惑少能除遣，然於修習諦現觀時，由意樂故，恐於涅槃我當無有。

由此隨眠薩迦耶見增上力故，於諸行中起邪分別，謂我當斷、當壞、當無，便於涅槃發生斷見及無有見。由此因緣，於般涅槃其心退還，不樂趣入。

(B) 現觀時

彼於異時，雖從此過淨修其心，又於聖諦已得現諦，然謂我能證諦現諦；彼於此慢，由隨眠故仍未能離，又時時間，由忘念故，觀我起慢，因此慢纏差別而轉：謂我為勝、或等、或劣。

(C) 得阿羅漢時

前兩位中，由隨眠力，能作障礙；於第三位，由習氣力，能作障礙。

(3) 又由三緣，諸行生長：

一、由宿世業、煩惱力，二、由願力，三、由現在眾因緣力。

於異生地能遍知故，於見地中無間能得見道所斷諸漏永盡；於見地中能遍知故，次斷餘結得阿羅漢，無間證得諸漏永盡。

一七〇¹⁵；

一七〇（ 五八）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東園鹿母講堂。

一、欲為五受陰之根、集、生、轉

爾時、世尊於晡時從禪覺，於諸比丘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有五受

¹⁵ 《會編（上）》(p.178, n.1)：《相應部》(二二)「蘊相應」八二經。《中部》(一〇九)《滿月大經》。

陰。云何為五？調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

時有一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此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耶」？

佛告比丘：「還坐而問，當為汝說」。¹⁶

時彼比丘為佛作禮，還復本坐。白佛言：「世尊！此五受陰以何為根？以何集？以何生？以何轉¹⁷」？

佛告比丘：「此五受陰，欲為根，欲集、欲生、欲轉」。¹⁸

二、陰與受

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而白佛言：「世尊為說五陰即受，善哉所說。今當更問：世尊！陰即受，為五陰異受耶」？

佛告比丘：「非五陰即受，亦非五陰異受。能於彼有欲貪者，是五受陰」。

19

三、二陰相關

比丘白佛：「善哉世尊！歡喜隨喜。今復更問：世尊！有二陰相關耶」？

佛告比丘：「如是，如是！猶若有一人，如是思惟，我於未來得如是色、如是受、如是想、如是行、如是識，是名比丘陰、陰相關也」。²⁰

四、總說陰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世尊！云何名陰」？

佛告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總說陰，是名為陰。受、想、行、

¹⁶ S.22.82: Tena hi tvam, bhikkhu, sake āsane nisīditvā pucchā yadākaṅkhasi. 比丘！你坐回自己的位置，問你想問的。

¹⁷ 《會編（上）》(p.178, n.2): 「何根何集何生何轉」，或作「何根何集何生何觸」，經中一再論及，而有一字之異。「陰相應」一七七經，「聖道分相應」三經，又譯作「根本、集、生、起」。日譯《相應部》，每譯「轉」為「起」。今以為：「轉」是轉起義，如轉識或譯生起識。「觸」乃「轉」之訛寫，以草書形似而誤，今一律改「觸」為「轉」。

¹⁸ S.22.82: Ime kho pana, bhante,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kiṃmūlakāti? Ime kho, bhikkhu,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chandamūlakāti. 大德！此五取蘊以何為根？比丘！此五取蘊以欲為根。

¹⁹ S.22.82: taññeva nu kho, bhante, upādānaṃ te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udāhu aññatra pañcahi upādānakkhandhehi upādānanti? 大德！此取與此五取蘊相同嗎？或此取離於五取蘊？

Na kho, bhikkhu, taññeva upādānaṃ te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nāpi aññatra pañcahi upādānakkhandhehi upādānaṃ, api ca yo tattha chandarāgo taṃ tattha upādānanti. 比丘！此取與此五取蘊既不相同，也不離於五取蘊。然而，於彼有欲貪之處，取就在那裡。

²⁰ S.22.82: Siyā pana, bhante, pañcupādānakkhandhesu chandarāgavemattatāti? 大德！對五取蘊的欲、貪有差別嗎？

識，亦復如是。如是比丘！是名為陰」。

五、五蘊的因緣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世尊！何因、何緣名為色陰？何因、何緣名受、想、行、識陰？」

佛告比丘：「四大因、四大緣，是名色陰。所以者何？諸所有色陰，彼一切悉皆四大緣、四大造故。

觸因、觸緣，生受、想、行，是故名受、想、行陰。所以者何？若所有受、想、行，彼一切觸緣故。

名色因、名色緣，是故名為識陰。所以者何？若所有識，彼一切名色緣故」。²¹

六、五蘊的味、患、離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云何色味？云何色患？云何色離？云何受……。想……。行……。(云何)識味？云何識患？云何識離？」

佛告比丘：「緣色生喜樂，是名色味。若色無常、苦、變易法，是名色患。若於色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名色離。

若緣受、想、行、(若緣)識生喜樂，是名(受、想、行、)識味。受、想、行、識，無常、苦、變易法，是名(受、想、行、)識患。於受、想、行、識，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名(受、想、行、)識離」。

七、有我慢與無我慢之差別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世尊！云何生我慢？」

佛告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我、異我、相在，於受、想、行、識，見我、異我、相在：於此生我慢」。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世尊！云何得無我慢？」

佛告比丘：「多聞聖弟子，不於色見我、異我、相在，不於受、想、行、識，見我、異我、相在」。

八、以知見五蘊，故得漏盡

²¹ S.22.82 : Cattāro kho, bhikkhu, mahābhūtā hetu, cattāro mahābhūtā paccayo rūpakkhandhassa paññāpanāya. 比丘！以四大為因，四大為緣，以施設色蘊。

Phasso hetu phasso paccayo vedanākkhandhassa paññāpanāya. Phasso hetu phasso paccayo saññākkhandhassa paññāpanāya. Phasso hetu phasso paccayo saṅkhārakkhandhassa paññāpanāya. 以觸為因、以觸為緣，施設受、想、行蘊。

Nāmarūpaṃ hetu, nāmarūpaṃ paccayo viññānakkhandhassa paññāpanāyāti. 以名色為因、以名色為緣，施設識蘊。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更有所問：何所知、何所見，疾²²得漏盡」？

佛告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比丘！如是知、如是見，疾得漏盡」。

九、若無我，於未來世誰當受報

爾時、會去復有異比丘，鈍根無知，在無明轂，起惡邪見而作是念：「若無我者，作無我業，於未來世誰當受報」！

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於此眾中，若有愚癡人，無智、明而作是念：若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作無我業，誰當受報！如是所疑，先以解釋。²³

彼云何比丘！色為常耶？為非常耶」？

答言：「無常，世尊」！

「若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是故比丘！若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非我所，如是見者，是為正見。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使修厭，厭已離欲，離欲已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時，眾多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²² 《會編(上)》(p.179, n.3)：「疾」，原本作「盡」，今依經義及攝頌改。

²³ S.22.82 : Tena kho pana samayena aññatarassa bhikkhuno evaṃ cetaso parivitakko udapādi- “iti kira bho rūpaṃ anattā, vedanā... saññā... saṅkhārā... viññāṇaṃ anattā; anattakatāni kammāni kam attānaṃ phusissantī”ti. 爾時，有異比丘心中作是念：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無我所作的業，什麼我將受報？

Paṭipucchāvīnītā kho me tumhe, bhikkhave, tatra tatra tesu tesu dhammesu. 諸比丘！我以反問的方式，處處於諸法中來調伏你們。

[bodhi：就是下面的經文，以反問的方式來解說。]

◎前十經之攝頌：

陰、根、陰即受，二陰共相關，
名字、因、味、二我慢、疾漏盡²⁴。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7b6-c8)：

復次、由五種相，於諸行中如理問記。何等為五？

一、自性故；二、流轉還滅根本故；三、還滅故；四、流轉故；
五、流轉還滅方便故。

1.自性故

自性故者，當知色等五種自性。

2.流轉還滅根本故

流轉還滅根本故者：調欲。

由善法欲，乃至能得諸漏永盡，是故此欲名「還滅根本」。

若由是欲，願我當得人中下類，乃至當生梵眾天等眾同分中，由於此心親近、修習、多修習故，得生於彼，是故此欲名「流轉根本」。

3.還滅故

還滅故者，於諸行中，唯欲貪取得斷滅故。

若即諸行是取性者，應不可滅。以阿羅漢猶有諸行現可得故。

若異諸行有取性者，應是無為，無為故常，亦不可滅。

是故取性，但是諸行一分所攝，即此一分已得斷滅，畢竟不行，故可還滅。

4.流轉故

流轉故者，復有三種：一、後有因故；二、品類別故；三、現在因故。

後有因者，調如有一，願樂當來造作諸業。彼作是念：願我來世當成此行。

由是因緣，能引後有諸行生因，不引現在，彼於現在不能引故。

施設諸行，唯有二種。

品類別者，調十一種諸行品類，如前應知。

現在因者，調所造色，因四大種；受等心法²⁵、以觸為緣；所有諸識，名

²⁴ 《會編(上)》(p.179, n.4)：此頌是「內攝頌」，攝一經十問之義，與攝十經為一頌不同。又原本作「二味」，今改「二我慢」，即「我慢」與「無我慢」。又《雜阿含經》卷四(舊誤作卷二)終。

²⁵ 法=心所【聖】。(大正 30，797d, n.1)

色為緣。

5.流轉還滅方便故

(1) 流轉方便者，謂薩迦耶見為所依故，於諸行中，發生我慢，及諸愛味、我我所見。

還滅方便者，謂於諸行遠離我慢，及見過患并彼出離，無我我所。

(2) 又流轉方便者，謂無明，愛品，隨其所應，當知其相。

還滅方便者，謂彼對治。

又由二緣，諸不聰慧聲聞弟子，越大師教，墮惡見中，或起言說。何等二緣？一、愚世俗諦，二、愚勝義諦。由此愚故，違越一向世俗諦理，及違越一向勝義諦理，於行流轉，不正思惟。

一七一²⁶；

一七一（一〇三）

²⁷如是我聞：一時，有眾多上座比丘，住拘舍彌國瞿師羅園。

一、陀娑探視差摩比丘重病，並代諸上座向差摩慰問

（一）問疾與說病

時有差摩比丘，住拘舍彌國跋陀梨園，身得重病。

時有陀娑比丘，為瞻病者。

時陀娑比丘詣諸上座比丘，禮諸上座比丘足，於一面住。

諸上座比丘告陀娑比丘言：「汝往詣差摩比丘所，語言：諸上座問汝：身小差，安隱，苦患不增劇耶？」

時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至差摩比丘所，語差摩比丘言：「諸上座比丘問訊，汝苦患漸差不？眾苦不至增耶？」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我病不差、不安隱，身諸苦轉增無救。

譬如多力士夫，取羸劣人，以繩繼²⁸頭，兩手急絞，極大苦痛；我今苦痛，有過於彼。

譬如屠牛，以利刀生割其腹，取其內藏，其牛腹痛，當何可堪！我今腹痛，甚於彼牛。如二力士，捉一劣夫，懸著火上，燒其兩足；我今兩足，熱過於彼」。

²⁶ 《會編（上）》（p.183，n.1）：《相應部》（二二）「蘊相應」八九經。

²⁷ 《會編（上）》（p.183，n.2）：《雜阿含經》卷五。

²⁸ 《會編（上）》（p.183，n.3）：「繼」，古與「繫」通。

〔二〕能觀察五受陰，非我、非我所

時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以差摩比丘所說病狀，具白諸上座。

時諸上座，還遣陀娑比丘至差摩比丘所，語差摩比丘言：「世尊所說，有五受陰。何等為五？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汝差摩能少觀察此五受陰，非我、非我所耶？」

時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已，往語差摩比丘言：「諸上座語汝：世尊說五受陰，汝能少觀察非我、非我所耶？」

差摩比丘語陀娑言：「我於彼五受陰，能觀察非我，非我所」。²⁹

〔三〕於五受陰觀察非我、非我所，非漏盡阿羅漢

陀娑比丘還白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於五受陰，能觀察非我、非我所」。

諸上座比丘復遣陀娑比丘，語差摩比丘言：「汝能於五受陰觀察非我、非我所，如漏盡阿羅漢耶？」

時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往詣差摩比丘所，語差摩言：「比丘！能如是觀五受陰者，如漏盡阿羅漢耶？」³⁰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我觀五受陰非我、非我所，非漏盡阿羅漢也」。

〔四〕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

時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白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觀五受陰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也」。

時諸上座語陀娑比丘：「汝復還語差摩比丘：汝言我觀五受陰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前後相違」！

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往語差摩比丘：「汝言我觀五受陰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前後相違」！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我於五受陰，觀察非我、非我所，而非阿羅漢者，我於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³¹

²⁹ S.22.89 : Imesu āyasmā khemako pañcasu upādānakkhandhesu kiñci attam vā attaniyam vā samanupassatīti? 具壽差摩於此五受陰，視任何事物為我或我所？

Imesu khvāham, āvuso, pañcasu upādānakkhandhesu na kiñci attam vā attaniyam vā samanupassāmīti. 道友！我於此五受陰，不視任何事物為我或我所。

³⁰ S.22.89 : No ce kirāyasmā khemako imesu pañcasu upādānakkhandhesu kiñci attam vā attaniyam vā samanupassati. Tenahāyasmā khemako araham khīṇāsavo”ti. 如果具壽差摩於此五受陰，不視任何事物為我或我所。那麼他就是漏盡阿羅漢。

³¹ S.22.89 : Imesu khvāham, āvuso, pañcasu upādānakkhandhesu na kiñci attam vā attaniyam vā samanupassāmi na camhi araham khīṇāsavo; api ca me, āvuso, pañcasu

〔五〕我不言色是我、我異色

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白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於五受陰，觀察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者，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

諸上座復遣陀娑比丘語差摩比丘言：「汝言有我，於何所有我？為色是我？為我異色？受、想、行、識是我？為我異（受、想、行、）識耶」？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我不言色是我，我異色；受、想、行、識是我，我異（受、想、行、）識，然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何煩令汝駢馳³²往反，汝取杖來，我自扶杖詣彼上座，願授以杖」！

二、差摩比丘親自去請示上座**〔一〕知非色即我，我不離色，然我慢等未斷乃至未吐**

差摩比丘即自扶杖，詣諸上座。時諸上座遙見差摩比丘扶杖而來，自為敷座，安停腳机，自往迎接，為持衣鉢，命令就座，共相慰勞。慰勞已，語差摩比丘言：「汝言我慢，何所見我？色是我耶？我異色耶？受、想、行、識是我耶？我異（受、想、行、）識耶」？

差摩比丘白言：「非色是我，非我異色；非受、想、行、識是我，非我異（受、想、行、）識，然³³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譬如優鉢羅、鉢曇摩、拘牟頭、分陀利華香，為即根香耶？為香異根耶？為莖、葉、鬚、精麁香耶？為香異精麁耶？為等說不」？

諸上座答言：「不也。差摩比丘！非優鉢羅³⁴、鉢曇摩³⁵、拘牟頭³⁶、分陀利³⁷根即是香，非香異根；亦非莖、葉、鬚、精麁是香，亦非香異精麁也」。

upādānakkhandhesu ‘asmī’ti avigataṃ, ‘ayam aham asmī’ti na ca samanupassāmī’ti. 道友！我於此五受陰，不視任何事物為我或我所。然而，我不是漏盡阿羅漢。道友！我於此五受陰，未除「我是」；但，我不視任何事物為「這是我」。

[bodhi：此段說明有學與阿羅漢基本的差異。有學除去我見，且不會視五蘊中的任何一蘊為我，然而未除無明，伴隨此無明而起「我是」慢、「我是」欲(anusahagato asmī ti māno asmī ti chando)。阿羅漢已去除無明，且再生起「我，我所」見。其他上座尚未達到有學的階段，所以不知此差異，但差摩長老至少是初果，所以知此差別。]

³² 《會編（上）》(p.183, n.4)：「馳」，原本作「駢」，依宋本改。

³³ 《會編（上）》(p.183, n.5)：「然」，原本作「能」，今改。

³⁴ 優鉢羅、優鉢羅 S. utpala, P. uppala。

³⁵ 鉢特磨、鉢納摩 S. padma, P. paduma。

³⁶ 拘牟頭、拘勿頭、拘某陀 S.P. kumuda。

³⁷ 奔茶利、芬陀利 S.P. puṇḍarīka。

差摩比丘復問：「彼何等香」？

上座答言：「是華香」。³⁸

差摩比丘復言：「我亦如是。非色即我，我不離色；非受、想、行、識即我，我不離（受、想、行、）識。然我於五受陰見非我、非我所，而於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

諸上座！聽我說譬，凡智者因譬類得解。譬如乳母衣，付浣衣者，以種種灰湯浣濯塵垢，猶有餘氣，要以種種雜香薰令消滅。³⁹如是多聞聖弟子，雖⁴⁰於五受陰，正觀非我、非我所，然⁴¹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⁴²

³⁸ S.22.89 : Na khvāhaṃ, āvuso, rūpaṃ ‘asmī’ti vadāmi; napi aññatra rūpā ‘asmī’ti vadāmi. Na vedanaṃ... na viññāṇaṃ ‘asmī’ti vadāmi; napi aññatra viññāṇā ‘asmī’ti vadāmi. Api ca me, āvuso, pañcasu upādānakkhandhesu ‘asmī’ti avigataṃ ‘ayamahamasmī’ti na ca samanupassāmi”. 道友！我不說色是我，也不說「我是」離於色。...我不說識是我，也不說「我是」離於識。然而，道友！我於此五受陰，未除「我是」；但，我不視任何事物為「這是我」。

Seyyathāpi, āvuso, uppalassa vā padumassa vā puṇḍarīkassa vā gandho. Yo nu kho evaṃ vadeyya— ‘pattassa gandho’ti vā ‘vaṇṇassa gandho’ti vā ‘kiñjakkhassa gandho’ti vā sammā nu kho so vadamāno vadeyyā’ti? “No hetam, āvuso”. “Yathā katham, pañāvuso, sammā byākaramāno byākareyyā’ti? “Pupphassa gandho’ti kho, āvuso, sammā byākaramāno byākareyyā’ti. 道友！譬如，有藍色或紅色或白色蓮花的香味。如果有人這麼說：此香來自於花瓣或蓮花梗或花蕊，恰當嗎？道友！此不恰當。那應如何說才恰當？花香，如此說是恰當的。

³⁹ (1)《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7(大正31, 726c11-21)：

何等名為修所斷俱生薩迦耶見？謂聖弟子雖見道已生，而依止此故，我慢現行。如經言：長老馱索迦當知，我於五取蘊不見我、我所，然於五取蘊有我慢、我欲、我隨眠，未永斷、未遍知、未滅、未吐，猶如乳母有垢膩衣，雖以鹵土等水，浣濯，極令離垢。若未香熏，臭氣隨轉。復以種種香物熏塗，臭氣方盡。如是佛聖弟子，雖以見道永斷分別身見之垢，若未以修道熏習相續，無始串習虛妄執著習氣所引不分別事我見隨轉，復以隨道熏習相續，彼方永滅。

(2)《三法度論》卷1(大正25, 19b7-14)：

問：云何智？答：智者，見、修、無學地所行。智者，是覺。是三地，見地、修地、無學地。此中，見故曰見。問：何等見何等？答：見未曾見。聖地根、力、覺、道枝及實修者習義。如以淳灰浣衣，雖去垢白淨，猶有灰氣，然後須蔓那華等諸香華熏。如是見地，清淨意、禪、無量諸定，斷除諸結盡極動，是謂修。無學地者，婬、怒、癡盡無餘，是謂無學。

⁴⁰ 《會編（上）》(p.183, n.6)：「雖」原本作「離」，今改。

⁴¹ 《會編（上）》(p.184, n.7)：「然」，原本作「能」，今改。

⁴² S.22.89 : Seyyathāpi āvuso, vatthaṃ saṃkiliṭṭhaṃ malaggahitaṃ. Tameṇaṃ sāmikā rajakassa anupadajjūṃ. Tameṇaṃ rajako ūse vā khāre vā gomaye vā sammadditvā acche udake vikkhāleti. Kiñcāpi taṃ hoti vatthaṃ parisuddhaṃ pariyodātaṃ, atha khvassa hoti yeva anusahagato ūsagandho vā khāragandho vā gomayagandho vā asamūhato. Tameṇaṃ rajako sāmikānaṃ deti. Tameṇaṃ sāmikā gandhaparibhāvite karaṇḍake nikkhipanti.

(二) 觀察生滅已，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悉除

然後於五受陰，增進思惟，觀察生滅：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此)識，此識集，此識滅。於五受陰如是觀生滅已，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悉除，是名真實正觀」。⁴³

差摩比丘說此法時，彼諸上座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差摩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法喜利故，身病悉除。

時諸上座比丘語差摩比丘言：「我聞仁者初所說，已解、已樂，況復重聞！所以問者，欲發仁者微妙辯才，非為燒亂，汝便堪能廣說如來、應、等正覺法」。

時諸上座聞差摩比丘所說，歡喜奉行。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7c9-798a5)：

復次、於三種處，唯諸聖者，隨其所樂能如實記，非諸異生，除從他聞。

1. 記別與我慢(1) 記差別

謂諸行中我、我所見，我非如實，若彼為依，有我慢轉。彼雖已斷，而此我慢一切未斷，若無起依，我慢不斷，如故現行。

Yopissa hoti anusahagato ūsagandho vā khāragandho vā gomayagandho vā asamūhato, sopi samugghātāṃ gacchati. 道友！譬如衣服已經變成骯髒、污穢。主人將衣服交給洗衣者。洗衣者甚至用鹽、灰、牛糞摩擦，再以淨水洗濯之。縱使，衣服變成清淨、潔白，然而，隨伴衣服的鹽、灰、牛糞香味未斷。洗衣者交還給主人。主人將衣服放在有香味的篋中，則隨伴鹽、灰、牛糞香味未斷，能永斷。

[bodhi：註解書：世俗心就像骯髒、污穢的衣服。無常、苦、無我的觀察猶如三種清洗劑。不還果的心，猶如已用三種清洗劑洗過。阿羅漢道所斷除的煩惱，猶如殘留在衣服上的清洗劑的味道。阿羅漢道智猶如有香味的篋，阿羅漢道永盡一切漏，猶如將衣服在有香味的篋之後，去除殘留在衣服上清洗劑的味道。]

Kiñcāpi, āvuso, ariyasāvakassa pañcorambhāgiyāni saṃyojanāni pahīnāni bhavanti, atha khvassa hoti— ‘yo ca pañcasu upādānakkhandhesu anusahagato asmīti māno, asmīti chando, asmīti anusayo asamūhato. 道友！縱使聖弟子已經斷五下分結，然而，於五取蘊，彼仍舊有「我是」慢、「我是」欲、「我是」隨眠，未被去除。

⁴³ S.22.89：So aparena samayena pañcasu upādānakkhandhesu udayabbayānupassī viharati— iti rūpaṃ, iti rūpassa samudayo, iti rūpassa atthaṅgamo; iti vedanā... iti saññā... iti saṅkhārā... iti viññāṇaṃ, iti viññāṇassa samudayo, iti viññāṇassa atthaṅgamo’ti. Tassimesu pañcasu upādānakkhandhesu udayabbayānupassino viharato yopissa hoti pañcasu upādānakkhandhesu anusahagato ‘asmī’ti, māno ‘asmī’ti, chando ‘asmī’ti anusayo asamūhato, sopi samugghātāṃ gacchati. 然後，彼於五取蘊觀生、滅，而安住。此是色，此是色的生，此是色的滅；受、想、行、識亦如是。當於此五取蘊觀生、滅而安住時；於五取蘊，「我是」慢、「我是」欲、「我是」隨眠，未除，能斷除。

(2) 廣我慢

當知此中二種我慢：一、於諸行執著現行；二、由失念率爾現行。
此中執著現行我慢，聖者已斷，不復現行。

第二我慢，由隨眠故，薩迦耶見雖復永斷，以於聖道未善修故，猶起現行。薩迦耶見、唯有習氣常所隨逐，於失念時，能與我慢作所依止，令暫現行，是故此慢亦名未斷，亦得現行。⁴⁴

2.我慢與見慢

(1) 我慢現不現行

又諸聖者，若於諸行思惟自相，尚令我慢不復現行，況觀共相！
若於假法作意思惟，住正念者亦令我慢不得現行；若於假法作意思惟，不住正念，爾時我慢暫得現行。
若諸異生，雖於諸行思惟共相，尚為我慢亂心相續，況住餘位！

(2) 見慢斷與未斷

又薩迦耶見，聖相續中，隨眠與纏皆已斷盡。於學位中，習氣隨逐未能永斷。⁴⁵

若諸我慢隨眠與纏皆未能斷。

又計我欲者，當知即是我慢纏攝。何以故？由失念故。於欲、於定，為諸愛味所漂淪者，依此欲門，諸我慢纏數數現⁴⁶起。

言未斷者，由隨眠故。未遍知者，由彼纏故，彼於爾時有忘念故。言未滅者，雖於此纏暫得遠離，尋復現行。言未吐者，由彼隨眠未永拔故。

⁴⁴ 《瑜伽論記》卷 23(大正 42, 832c2-5)：

一、隨轉門：聖人猶有分別我見習氣故，與修斷慢為依我慢得起。二、說俱生我見為習氣，以依分別我見生，故名習氣。

⁴⁵ 《瑜伽論記》卷 23(大正 42, 832c14-21)：

備師又云：薩迦耶見唯有習氣等者，三藏兩解：

一、云此是俱生我見隨眠。問：若爾，何故前分別我見種子名為『隨眠』，此俱生我見種子名為『習氣』耶？答：分別種強，故名隨眠；此俱生種子劣，故名習氣。

第二解：前言由隨眠者，分別我見種子；此云習氣者，還是分別我見餘殘習氣，以分別我見習氣，故能與俱生我慢為依止。

⁴⁶ 現＝視【聖】。(大正 30, 798d, n.1)

一七二⁴⁷；

一七二 (一〇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一、焰摩迦起惡邪見

爾時、有比丘名焰摩迦，起惡邪見，作如是言：「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⁴⁸

時有眾多比丘，聞彼所說，往詣其所，語焰摩迦比丘言：「汝實作是說，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耶」？

答言：「實爾，諸尊」！

時諸比丘語焰摩迦：「勿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說，汝當盡捨此惡邪見」！

諸比丘說此語時，焰摩迦比丘猶執惡邪見，作如是言：「諸尊！唯此真實，異則虛妄」。如是三說。

二、諸比丘往詣尊者舍利弗所

時諸比丘不能調伏焰摩迦比丘，即便捨去。往詣尊者舍利弗所，語尊者舍利弗言：「尊者當知！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惡邪見言：我解知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

我等聞彼所說已，故往問焰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知見耶？

彼答我言：諸尊！實爾，異則愚說。我即語言：汝勿謗世尊！世尊不作此語，汝當捨此惡邪見。再三諫彼，猶不捨惡邪見，是故我今詣尊者所，唯願尊者當令焰摩迦比丘息惡邪見，憐愍彼故」。

舍利弗言：「如是，我當令彼息惡邪見」。時眾多比丘，聞舍利弗語，歡喜隨喜而還本處。

三、舍利弗前往去教導焰摩迦觀三相及觀五蘊無我等二十句義

爾時、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出城，還精

⁴⁷ 《會編(上)》(p.188, n.1)：《相應部》(二二)「蘊相應」八五經。

⁴⁸ S.22.85 : Tenakho pana samayena yamakassa nāma bhikkhuno evarūpaṃ pāpakamditthigataṃ uppannaṃ hoti— “tathāhaṃ bhagavatāddhammaṃ desitaṃ ājānāmi, yathā khīṇāsavo bhikkhu kāyassabhedā ucchijjati vinassati, na hoti paraṃ maraṇā”ti. 爾時，有比丘名焰摩迦，起惡邪見，作如是言：「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比丘因為身體敗壞，斷滅、消滅，死後，什麼都沒有。」

[bodhi：他的論點，與一般的斷見者不完全相同，因為他沒有認為一切眾生死後斷滅。似乎他認為未開悟的凡夫是常的(因為有一個輪迴的常我)，而阿羅漢是斷(因為死後，滅盡)。註解書：如果他如此想：「諸行生、滅，僅僅是諸行滅。」這不是邪見，而是與正法相應的智。但是，因為他如此想：「眾生滅盡、破壞。」這就是邪見。]

舍，舉衣鉢已，往詣焰摩迦比丘所。時焰摩迦比丘遙見尊者舍利弗來，即為敷座洗足，安停腳机；奉迎，為執衣鉢，請令就座。

〔一〕觀三相

尊者舍利弗就座，洗足已，語焰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語，我解知世尊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耶」？

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實爾，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云何焰摩迦！色為常耶？為非常耶」？

答言：「尊者舍利弗！無常」。

復問：「若無常者，是苦不」？

答言：「是苦」。

復問：「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⁴⁹

〔二〕色是如來（我）等二十句

復問：「云何焰摩迦！色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受、想、行、識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云何焰摩迦！異色有如來耶？異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色中有如來耶？受、想、行、識中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如來中有色耶？如來中有受、想、行、識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非色、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⁵⁰

⁴⁹ S.22.85 : Taṃkiṃ maññaṣi, āvuso yamaka, rūpaṃ niccaṃ vā aniccaṃvā”ti? “Aniccaṃ, āvuso”. “Vedanā niccā... sañña...saṅkhārā... viññāṇaṃ niccaṃ vā aniccaṃ vā”ti? “Aniccaṃ, āvuso”. Tasmātiha...pe... evaṃ passaṃ...pe...nāparaṃ itthattāyāti pajānāti”ti. 汝意云何？道友！焰摩迦！色為常耶？為非常耶？答言：道友！無常。受、想、行、識為常耶？為非常耶？答言：道友！無常...不受後有。

[bodhi：於註解書中說：在舍利弗教導此無常、苦、無我時，焰摩迦證初果。舍利弗以下面的問題來檢驗，顯示他已捨棄惡見。]

四、焰摩迦承認先前不解及無明緣故，才作如是惡邪見說

「如是焰摩迦！如來見法真實如，住無所得，無所施設，汝云何言我解知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為時說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焰摩迦：「先言我解知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云何今復言非耶」？

焰摩迦比丘言：「尊者舍利弗！我先不解、無明故，作如是惡邪見說。聞尊者舍利弗說已，不解、無明一切悉斷」。⁵¹

五、舍利弗引導焰摩迦知五蘊無常苦，見寂滅性，得法眼淨

復問焰摩迦：「若復問比丘，如先惡邪見所說，今何所知見，一切悉得遠離？汝當云何答」！

焰摩迦答言：「尊者舍利弗！若有來問者，我當如是答：漏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寂靜、清涼、永沒。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有來問者，作如是答」。⁵²

⁵⁰ S.22.85 : Tamkiṃ maññasi, āvuso yamaka, rūpaṃ tathāgatotisamanupassasī”ti? ... rūpasmiṃ tathāgatotisamanupassasī”ti?...Aññatra rūpā tathāgatotisamanupassasī”ti? ...ayaṃ so arūpī... avedano... asaṇṇī...asaṅkhāro... aviññāṇo tathāgatoti samanupassasī”ti? “Nohetam, āvuso”. 汝意云何？道友！焰摩迦！色是如來耶？...色中有如來耶？...異色有如來耶？...整個五蘊是如來耶？...非色、受、想、行、識有如來耶？答言：道友！無。

[bodhi：註解書將如來視為眾生(satta)，但 bodhi 認為如此解說未完全說中要點。因為經中所提的主題，不是一般的眾生，而是將阿羅漢當作眾生，當作實體的我。因此，此問答將表示焰摩迦對阿羅漢已捨棄有身見，與斷見。此段經文有五個問答：認為我蘊中的其中一個是如來，如來在五蘊中，離開五蘊有如來，整個五蘊是如來(或許是附帶而來的見解)，如來是超凡的，與五蘊了無關係。]

⁵¹ S.22.85 : dittheva dhamme saccato thetato tathāgate anupalabbhiyamāne,Kallaṃ nu te taṃ veyyākaraṇaṃ— ‘tathāhaṃ bhagavatādhamaṃ desitaṃ ājānāmi, yathā khīṇāsavo bhikkhu kāyassabhedā ucchiṃjati vinassati, na hoti paraṃ maraṇā””ti? 當你於現法中，沒有如真，如實地了解如來時，你卻說：「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比丘因為身體敗壞，斷滅、消滅，死後，什麼都沒有。」適當嗎？

[漢譯《雜阿含經》卷 5(104 經)：「如來見法真實、如住，無所得，無所施設」(大正 2，31b1-2)，若依巴利傳本來看，就比較容易懂，可是「無所施設」，不知如何解？]

Ahukho me taṃ, āvuso sārīputta, pubbe aviddasuno pāpakamditthigataṃ; idaṇca panāyasmato sārīputtassa dhammadesanaṃsutvā tañceva pāpakam ditthigataṃ pahīnaṃ, dhammo ca meabhisamito”ti. 道友！舍利弗！之前，我有無明，作如是惡邪見說。聞尊者舍利弗說已，我已斷此惡邪見，已現觀於法」。

[bodhi：他以慧，現觀四聖諦，成為預流。]

⁵² S.22.85 : Evaṃputthohaṃ, āvuso, evaṃ byākareyyaṃ— ‘rūpaṃ kho,āvuso, aniccaṃ. Yadaniccaṃ taṃ dukkhaṃ; yaṃ dukkhaṃ taṃniruddhaṃ tadatthaṅgataṃ. Vedanā...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焰摩迦比丘！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漏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若⁵³無常苦者是生滅法。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焰摩迦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六、舍利弗進而引導焰摩迦得心解脫

尊者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今當說譬，夫智者以譬得解。

(一) 舉喻

如長者子，長者子大富多財，廣求僕從，善守護財物。時有怨家惡人，詐來親附，為作僕從，常伺其便。晚眠早起，侍息左右，謹敬其事，遜其言辭，令主意悅，作親友想、子想，極信不疑，不自防護，然後手執利刀以斷其命。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惡怨家為長者親友，非為初始方便，害心常伺其便，至其終耶？而彼長者不能覺知，至今受害」。

答言：「實爾」。

尊者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長者本知彼人詐親欲害，善自防護，不受害耶」？

答言：「如是，尊者舍利弗」！

(二) 合法

「如是焰摩迦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於五受陰作常想、安隱想，不病想，我想、我所想，於此五受陰保持、護惜，終為此五受陰怨家所害，如彼長者為詐親怨家所害而不覺知。⁵⁴

焰摩迦！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非我所，於此五受陰不著、不受，不受故不著，不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焰摩迦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尊者舍利弗為焰摩迦比丘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

saññā... sañkhārā...viññāṇaṃ aniccaṃ. Yadaniccaṃ taṃ dukkhaṃ; yaṃdukkhaṃ taṃ niruddhaṃ tadatthaṅgatan'ti. Evaṃ putt'hohamāvuso, evaṃ byākareyyan'ti. 道友！若有來問者，我當如是答：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苦已寂靜、永沒。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有來問者，作如是答。

⁵³ 《會編（上）》(p.188, n.2)：「若」，原本作「苦」，依宋本改。

⁵⁴ bodhi：註解書：染著於輪迴的未聞凡夫就像長者，五受蘊就像怨敵。當怨敵來親近，服伺他時，就像在再生時所得的五蘊。當長者帶怨敵給其親友時，就像凡夫取著五蘊，而認為他們是我的。長者將榮耀給與怨敵，認為他是我的朋友，就像凡夫以沐浴、餵食來給與五蘊榮耀。長者為敵所殺，如同五蘊敗壞，生命滅亡。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 798a20-b29)：

- 1.復次、若有說言：諸阿羅漢於現法中，於食物務、蘊界處等若順、不順不如實知，言阿羅漢不順。
- 2.不順，是不如理虛妄分別，非阿羅漢現法不順。所以者何？彼於食物務、蘊界處等現可見故。由此因緣，諸阿羅漢於其滅後，不順諸行，不了執著。是故世尊言阿羅漢是不順者，定是密語。
- 3.當知此是似正法見⁵⁵，
 - (1) 由二種義，勢力為緣，諸同梵行或大聲聞，為欲斷滅如是所生似正法見，極作功用，勿令彼人或自陳說，或示於他，由是因緣墮⁵⁶極下趣；或由愛敬如來聖教，勿因如是似正法見，令佛聖教速疾隱滅。
 - (2) 復有二因，能生如是似正法見：一者、於內薩迦耶見未能永斷，二者、依此妄計流轉、還滅士夫。
為斷如是二種因故，說二正法以為對治。謂於諸行，次第宣說無常、無我；於四句⁵⁷中，推求流轉、還滅士夫都不可得⁵⁸。
謂依有為，或依無為，聲聞、獨覺、佛世尊我，說名如來。當知此我，二種假立：有餘依中假立有為；無餘依中假立無為。若依勝義，非有為非無為，亦非無為非有為。
 - (3) 由說如是正法教故，於六種相覺悟生時，當知永斷似正法見。
謂阿羅漢，於依所攝滅壞法故，覺悟無常；於現法中為老病等眾苦器故，覺悟是苦；於任⁵⁹運滅、斷界、離界、及與滅界，覺悟為滅、寂靜、清涼、及與永沒。
若具如是正覺悟者，是阿羅漢邪⁶⁰增上慢俱行妄想尚不得有，況可如是於其滅後，若順不順戲論執著！

⁵⁵ 《瑜伽論記》卷 23(大正 42, 833a21-28)：

師云：「阿羅漢人非不了知事法，現可見故此是食、此是衣服、此是蘊、界等，故不執著也。」正義家破云：「阿羅漢人捨此身，則入無餘依涅槃，何處明於其滅後不執著及執著也。」正義家釋文可解，由二種義者：一、勿令彼人或自陳說乃至墮極下趣；二、或由愛敬佛法教，勿因如是似正法見令教隱滅。由此二義故，欲斷似正法。

⁵⁶ 墮＝隨【聖】。(大正 30, 798d, n.3)

⁵⁷ 句＝轉【宋】【元】【明】【宮】【聖】。(大正 30, 798d, n.4)

⁵⁸ 《披尋記》p.2631：「若有為，若無為，若非有為非無為，若非無為非有為，是名四轉。」

⁵⁹ 任＝住【元】。(大正 30, 798d, n.5)

⁶⁰ 邪＝耶【宋】【元】【明】【宮】。(大正 30, 798d, n.6)

4.當知未斷薩迦耶見，有二過患：

- 一、於能害有苦諸行，執我我所，由此因緣，能感流轉生死大苦。
- 二、於現法能礙無上聖慧命根。譬如有人，自知無力能害怨家，恐彼為害，先相親附，以如意事、現承奉之。時彼怨家知⁶¹親附已，便害其命。愚夫異生，亦復如是，恐似怨家薩迦耶見當為苦害，便起愛縛，以可意行而現承奉。如是愚癡異生之類，於能為害薩迦耶見，唯見功德，不見過失，殷到親附。既親附已，由未得退，說名損害聖慧命根。

一七三；

一七三（一〇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一、仙尼疑惑為何外道無法記說弟子往生處，而佛卻可以記說

爾時、有外道出家，名仙尼⁶²，來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先一日時，若沙門、若婆羅門、若遮羅迦、若出家，集於希有講堂。如是義稱：富蘭那迦葉為大眾主，五百弟子前後圍遶，其中有極聰慧者，有鈍根者，及其命終，悉不記說其所往生處。

復有末迦梨瞿舍利子，為大眾主，五百弟子前後圍遶，其諸弟子有聰慧者，有鈍根者，及其命終，悉不記說所往生處。

如是先闍那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拘陀迦梅延，尼捷陀若提子等，各與五百弟子前後圍遶，亦如前者。沙門瞿曇爾時亦在。

彼論中言：沙門瞿曇為大眾主，其諸弟子有命終者，即記說言：某生彼處，某生此處。我先生疑，云何沙門瞿曇得如此法」？

二、佛為仙尼開示：修行者可分別為三種師、三種見

佛告仙尼：「汝莫生疑！以有惑故，彼則生疑。仙尼！當知有三種師。何等為三？有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而無能知命終後事，是名第一師出於世間。

復次、仙尼！有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命終之後亦見是我，如所知說。

復次、仙尼⁶³！有一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亦復不見命終之後真實

⁶¹ 知=如【宋】【元】【明】。(大正 30, 798d, n.7)

⁶² 《一切經音義》卷 47(大正 54, 620c2)：

西儼迦(senika)，此云：有軍。外道名也，舊云先尼訛也。

⁶³ 《會編（上）》(p.191, n.1)：「仙尼」，原本作「先尼」，依宋本改。

是我。

仙尼！其第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名曰斷見。

彼第二師見今世後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則是常見。

彼第三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命終之後亦不見我，是則如來、應、等正覺說，現法、愛斷，離欲、滅盡、涅槃」。

三、仙尼聽後反增疑慮，求佛開示令得慧眼

仙尼白佛言：「世尊！我聞世尊所說，遂更增疑」。

佛告仙尼：「正應增疑，所以者何？此甚深處，難見難知，應須甚深照微妙、至到、聰慧所了，凡眾生類未能辯知。所以者何？眾生長夜異見、異忍、異求、異欲故」。

仙尼白佛言：「世尊！我於世尊所心得淨信，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即於此座慧眼清淨」！

四、佛教導仙尼兩類觀法

(一) 觀無常、苦及無我三相

佛告仙尼：「今當為汝隨所樂說」。

佛告仙尼：「色是常耶？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世尊」！

復問：「仙尼！若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復問：「仙尼！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二) 觀色是如來(我)等二十句

復問：「云何仙尼！色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受、想、行、識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仙尼：「異色有如來耶？異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仙尼！色中有如來耶？受、想、行、識中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仙尼！如來中有色耶？如來中有受、想、行、識耶」？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仙尼！非色，非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世尊」！

五、不解佛所說義則流轉而可記說生處，反則無可記說

佛告仙尼：「我諸弟子，聞我所說，不悉解義，而起慢無間等，非無間等故慢則不斷，慢不斷故，捨此陰已，與⁶⁴陰相續生。是故仙尼！我則記說是諸弟子，身壞命終，生彼彼處。所以者何？以彼有餘慢故。

仙尼！我諸弟子，於我所說能解義者，彼於諸慢得無間等，得無間等故諸慢則斷。諸慢斷故，身壞命終，更不相續。仙尼！如是弟子，我不說彼捨此陰已，生彼彼處。所以者何？無因緣可記說故。欲令我記說者，當記說彼：斷諸愛欲，永離有結，正意解脫，究竟苦邊。我從昔來及今現在，常說慢根⁶⁵、慢集、慢生、慢起，若於慢無間等，觀眾苦不生」。佛說此法時，仙尼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六、得法眼淨後請求出家，爾後精進得證四果

爾時、仙尼出家見法，得法，斷諸疑、惑，不由他知，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畏。從座起，合掌白佛言：「世尊！我得於正法中出家修梵行不」？

佛告仙尼：「汝於正法得出家，受具足戒，得比丘分」。

爾時、仙尼得出家已，獨一靜處，修不放逸住。如是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正信出家，出家學道，修行梵行，見法自知得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得阿羅漢。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8b29-c25)：

1.記說

諸外道輩於內法律，二種處所疑惑愚癡。何等為二？謂佛世尊，誹毀有見及無有見，而於弟子終歿之後，記一有生，記一無生。

2.三師

又說勝義常住之我，現法、當來都不可得。

世有三師而現可得：一、常論者，二、斷論者，三者、如來。

⁶⁴ 《會編(上)》(p.191, n.2)：「與」，疑「餘」之誤。

⁶⁵ 《會編(上)》(p.191, n.3)：原本「慢過慢集慢生慢起」，「慢過」應為「慢根」之誤，今改「慢根」。

3.增疑

此疑癡者，有二種因，當知如前似正法見、二種法教；能斷此因，亦如前說由二因緣。即此所說無我法性，彼諸外道難入、難了。謂此自性難了知故，雖此相貌易可了知，然其相貌不相似故。當知此中無虛誑義，自所證義，是不共義，故彼自性難可悟入。即此自性體是甚深，似甚深現，是故說名無虛誑義。

又此自性，於內難見，從他言音亦難覺了，是故說名自所證義。

又此自性，非尋思者之所尋思，非度量者所行境界，是故說名是不共義。

又即此法，微妙、審諦、聰明、智者內所證故，說名難了。

此等差別，當知如前攝異門分⁶⁶。

4.解義

由二種相，一切如來所說義智，皆應了知。

何等為二？一者、教智，二者、證智。

教智者，謂諸異生聞、思、修所成慧；

證智者，謂學、無學慧，及後所得諸世間慧。

此中異生，非於一切佛所說義皆能了知，亦非於慢覺察是慢，又未能斷。

若諸有學，非於我見一切義中皆不了知，又能於慢覺察是慢而未能斷。

一七四⁶⁷；

一七四（一〇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一、外道與阿菟羅度比丘問答有關如來死後有無的問題

爾時、有比丘名阿菟羅度，住耆闍崛山。時有眾多外道出家，往詣阿菟羅度所，共相問訊；共相問訊已，於一面住。

自阿菟羅度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解釋不」？

阿菟羅度語諸外道言：「隨所欲問，知者當答」。

諸外道復問：「云何尊者！如來死後為有耶」？

阿菟羅度言：「如世尊說，此是無記」。

又問：「如來死後為無耶」？

阿菟羅度言：「如世尊說，此亦無記」。

⁶⁶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 761c)。

⁶⁷ 《會編(上)》(p.193, n.1):《相應部》(二二)「蘊相應」八六經。

又問：「如來死後有無耶？非有非無耶」？

阿菟羅度言：「如世尊說，此亦無記」。

復問阿菟羅度言：「云何尊者！如來死後有耶，說言無記？死後無耶，說言無記？死後有無耶，非有非無耶，說言無記？云何尊者！沙門瞿曇為不知不見耶」？

阿菟羅度言：「世尊非不知，非不見」。

時諸外道於阿菟羅度所說，心不喜悅，呵罵已，從座起去。

二、阿菟羅度比丘向佛求證所說無誤

時阿菟羅度知諸外道去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於一面住。以諸外道所問，向佛廣說。

白佛言：「世尊！彼如是問，我如是答，為順諸法說耶？得無謗世尊耶？為順法耶？為違法耶？無令他來難詰、墮訶責處耶」？

佛告阿菟羅度言：「我今問汝，隨所問答。阿菟羅度！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

「受、想、行、識為常、無常耶」？

答言：「無常，世尊」！

如《焰摩迦契經》廣說，乃至「識是如來耶」？

答曰：「不也」。

佛告阿菟羅度：「作如是說者，隨順諸說⁶⁸，不謗如來，非為越次，如如來說，諸次法說，無有能來難詰、訶責者。所以者何？我於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如實知。阿菟羅度！若捨如來，所作無知無見說者，此非等說」。

佛說此經已，阿菟羅度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8c25-799a1)：

諸佛如來於世俗諦及勝義諦，皆如實知，正觀於彼二種道理，不應記別。若記別者，能引無義，故不記別，亦不執著，謂於滅後若有、若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若於如來如是智見為先不記謂無知者，當知自顯妄見俱行無智之性。

⁶⁸ 《會編(上)》(p.193, n.2)：「說」，原本作「記」，依宋本改。

一七五⁶⁹；

一七五 (一〇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婆祇國設首婆羅山鹿野深林中。

一、那拘羅長者向佛請法

爾時、有那拘羅長者，百二十歲，年耆根熟，羸劣苦病，而欲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年衰老，羸劣苦病，自力勉勵，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長夜安樂」！

爾時、世尊告那拘羅長者：「善哉長者！汝實年老根熟，羸劣苦患，而能自力覲見如來并餘宗重知識比丘。長者！當知於苦患身，常當修學不苦患身」。

爾時、世尊為那拘羅長者，示⁷⁰教、照喜，默然而住。那拘羅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佛而去。

二、那拘羅長者向舍利弗禮足並請法

(一) 那拘羅長者向舍利弗說明曾向佛請法

時尊者舍利弗，去世尊不遠，坐一樹下。那拘羅長者往詣尊者舍利弗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時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汝今諸根和悅，貌色鮮明，於世尊所得聞深法耶」？

那拘羅長者白舍利弗：「今日世尊為我說法，示教、照喜，以甘露法灌我身心，是故我今諸根和悅、顏貌鮮明」。

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世尊為汝說何等法，示教、照喜，甘露潤澤」？

那拘羅長者白舍利弗：「我向詣世尊所，白世尊言：我年衰老，羸劣苦患，自力而來，覲見世尊及所宗重知識比丘。

佛告我言：善哉長者！汝實衰老，羸劣苦患，而能自力詣我及見先所宗重比丘。汝今於此苦患之身，常當修學不苦患身。世尊為我說如是法，示教、照喜，甘露潤澤」。

(二) 舍利弗為那拘羅長者開演身苦心不苦的深義，令得法眼

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汝向何不重問世尊：云何苦患身、苦患心？云何苦患身、不苦患心」！

長者答言：「我以是義故，來詣尊者，唯願為我略說法要」！

⁶⁹ 《會編(上)》(p.195, n.1)：《相應部》(二二)「蘊相應」一經。《增壹阿含經》(一三)「利養品」四經。

⁷⁰ 《會編(上)》(p.195, n.2)：「示教」，原本誤作「宗教」，今改。

尊者舍利弗語長者言：「善哉長者！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愚癡無聞凡夫，於色集、色滅、色患、色味、色離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愛樂於色，言色是我、是我所，而取攝受。彼色若壞，若異，心識隨轉，惱苦生。惱苦生已，恐怖、障閼、顧念、憂苦、結戀。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身、心苦患。

云何身苦患、心不苦患？多聞聖弟子，於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實知已，不生愛樂，見色是我、是我所。彼色若變、若異，心不隨轉惱苦生；心不隨轉惱苦生已，得不恐怖、障閼、顧念、結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身苦患、心不苦患」。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那拘羅長者得法眼淨。

爾時、那拘羅長者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於他，於正法中心得無畏。從座起，整衣服，恭敬合掌，白尊者舍利弗：「我已超、已度。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優婆塞，證知我！我今盡壽歸依三寶」。

爾時、那拘羅長者聞尊者舍利弗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9a2-9)：

應知略有二種變壞：

一者、諸行衰老變壞，謂如有一年百二十，其形衰邁，由是因緣，名身老病。

二者、心憂變壞，由是因緣，名心老病。

第一變壞，若愚、若智，皆於其中不隨所欲。

第二變壞，智者於中能隨所欲，非諸愚者。

又諸愚夫，若身老病，當知其心定隨老病；其有智者，身雖老病而心自在，不隨老病。是名此中愚、智差別。

一七六⁷¹；

一七六（一〇八）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天現聚落。

一、西方比丘向佛告辭

爾時、有西方眾多比丘，欲還西方安居。詣世尊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其說法，示教、照喜。種種示教、照喜已，時西方眾

⁷¹ 《會編（上）》(p.197, n.1)：《相應部》(二二)「蘊相應」二經。

多比丘從座起，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西方眾多比丘，欲還西方安居，今請奉辭」！

佛告西方諸比丘：「汝辭舍利弗未」？

答言：「未辭」。

佛告西方諸比丘：「舍利弗淳修梵行，汝當奉辭，能令汝等以義饒益，長夜安樂」。

時西方諸比丘，辭退欲去。

二、西方比丘奉佛旨意來向舍利弗告辭

(一) 舍利弗詢問比丘來此的用意

時尊者舍利弗，去佛不遠，坐一堅固樹下。西方諸比丘，往詣尊者舍利弗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尊者舍利弗言：「我等欲還西方安居，故來奉辭」。

舍利弗言：「汝等辭世尊未」？

答言：「已辭」。

舍利弗言：「汝等還西方，處處異國，種種異眾，必當問汝。汝等今於世尊所，聞善說法，當善受、善持、善觀、善入，足能為彼具足宣說，不毀佛耶？不令彼眾難問詰責、墮負處耶」？

彼諸比丘白舍利弗：「我等為聞法故來詣尊者，唯願尊者具為我說，哀愍故」！

(二) 舍利弗教誨比丘如何應對難問詰責

1、設問一

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閻浮提人聰明利根，若刹利、若婆羅門、若長者、若沙門，必當問汝：汝彼大師云何說法？以何教教？汝當答言：大師唯說調伏欲貪，以此教教。

2、設問二

當復問汝：於何法中調伏欲貪？當復答言：大師唯說於彼色陰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陰調伏欲貪，我大師如是說法。

3、設問三

彼當復問：欲貪有何過患故，大師說於色調伏欲貪，受、想、行、識調伏欲貪？汝復應答言：若於色欲不斷、貪不斷、愛不斷、念不斷、渴不斷者，彼色若變、若異，則生憂悲惱苦。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見欲貪有如是過故，於色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調伏欲貪。

4、設問四

彼復當問：見斷欲貪有何福利故，大師說於色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調伏欲貪？當復答言：若於色斷欲、斷貪、斷念、斷愛、斷渴，彼色若變、若異，不起憂悲惱苦。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5、當斷不善法

諸尊！若受諸不善法因緣故，今得現法樂住，不苦、不礙、不惱、不熱，身壞命終生於善處者，世尊終不說言當斷諸不善法，亦不教人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得盡苦邊。以受諸不善法因緣故，今現法苦住、障礙、熱惱，身壞命終墮惡道中，是故世尊說言當斷不善法，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平等盡苦，究竟苦邊。

6、受諸善法

若受諸善法因緣，現法樂住、障礙、熱惱，身壞命終墮惡道中者，世尊終不說受持善法，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平等盡苦，究竟苦邊。(以)受持善法，現法樂住，不苦、不礙、不惱、不熱，身壞命終生於善處，是故世尊讚歎教人受諸善法，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平等盡苦，究竟苦邊」。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西方諸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諸比丘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9a10-28)：

1.善受、善持、善觀、善入

善取法者，由聞、思故；

善思惟者，由修慧故；

善顯了者，如所有性故；

善通達者，盡所有性故。

2.欲貪有何過患

(1) 由二種相，諸聖弟子能正請問大師善記，謂於諸取斷遍知論。

何等為二？一者、於此諸取斷遍知論，二者、為此諸取斷遍知論。

當知此中，於一切行斷遍知論，所謂如來。

(2) 又此諸取，若未斷滅，隨觀彼有三種過患；若已斷滅，隨觀彼有三種功德。

一者、於諸行中所生諸取，行若變壞，便生愁等，應知是名第一過患，已得諸行變壞所作。

二者、於諸行中所生諸取，為得未得可意諸行，於追求時，廣行非一種種眾多差別不善。由此追求行不善故，住四種苦：一、

將現前鄰近所起，二、正現前現在所起，三、他逼迫增上所起，四、自雜染增上所起。應知是名第二過患。

三者、即由如是惡不善法，愛習為因，身壞死後，往諸惡趣，應知是名第三過患。

與此相違，於諸取斷，隨觀三種功德勝利，如應當知。

一七七；

一七七（一〇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一、佛為比丘善說池譬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池水，方五十由旬，深亦如是，其水盈滿。復有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以滌彼水。諸比丘！於意云何？彼士夫水滌為多，池水為多？」

比丘白佛：「彼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所滌之水，少少不足言。池水甚多，百千萬倍不可為比」。

「如是諸比丘！見諦者所斷眾苦，如彼池水，於未來世永不復生」。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入室坐禪。

二、舍利弗為比丘開演佛所說義

（一）舍利弗總說見諦者能斷眾苦永不復生

時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世尊入室去後，告諸比丘：「未曾所聞！世尊今日善說池譬。所以者何？聖弟子具足見諦，得無間等果。若凡俗邪見，身見根本，身見集，身見生，身見起，謂憂戚、隱覆、慶吉、保惜，說我，說眾生，說奇特，矜舉：如是眾邪，悉皆除滅，斷除根本，如折多羅樹，於未來世更不復生。」

（二）舍利弗別釋見諦者如何斷除眾苦

1、總明五蘊二十句邪見

諸比丘！何等為見諦聖弟子斷上眾邪，於未來世永不復起？愚癡無聞凡夫，見色是我，異我，我在色，色在我；見受、想、行、識是我，異我，我在識，識在我。

2、詳釋愚夫所執的五蘊二十句邪見

（1）色蘊

云何見色是我？得地一切入處正受觀已，作是念：地即是我，我即是地，我及地唯一無二，不異不別。如是水，火，風，青，黃，赤，白，一

切入處正受觀已，作是念：白即是我，我即是白⁷²，唯一無二，不異不別。如是於一切入處，一一計我，是名色即是我。

云何見色異我？若彼見受是我，見受是我已，見色是我所；或見想、行、識即是我，見色是我所，是名色異我⁷³。

云何見我中色？謂見受是我，色在我中；又見想、行、識即是我，色在我中，是名我中色⁷⁴。

云何見色中我？謂見受即是我，於色中住，入於色，周遍其四體；見想、行、識是我，於色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色中我。

(2) 受蘊

云何見受即是我？謂六受身：眼觸生受，耳、鼻、舌、身、意觸生受。此六受身，一一見是我⁷⁵，是名受即是我。

云何見受異我？謂見色是我，受是我所；謂想、行、識是我，受是我所，是名受異我。

云何見我中受？謂色是我，受在其中；想、行、識是我，受在其中，是謂我中受⁷⁶。

云何見受中我？謂色是我，於受中住，周遍其四體；想、行、識是我，於受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受中我。

(3) 想蘊

云何見想即是我？謂六想身：眼觸生想，耳、鼻、舌、身、意觸生想。此六想身，一一見是我，是名想即是我。

云何見想異我？謂見色是我，想是我所；受、行、識⁷⁷是我，想是我所，是名想異我。

云何見我中想？謂色是我，想在中住；受、行、識是我，想在中住，是謂我中想⁷⁸。

云何見想中我？謂色是我，於想中住，周遍其四體；受、行、識是我，

⁷² 《會編(上)》(p.202, n.1):「白即是我，我即是白」，原本「白」均作「行」，今依義改。

⁷³ 《會編(上)》(p.202, n.2):「是名色異我」，今補。

⁷⁴ 《會編(上)》(p.202, n.3):「是名我中色」，今補。

⁷⁵ 《會編(上)》(p.202, n.4):「我」下，原本有「我是受」三字，依宋本刪。

⁷⁶ 《會編(上)》(p.202, n.5):「是為我中受」，原本缺，依宋本補。

⁷⁷ 《會編(上)》(p.202, n.6):「識」上，原本缺「受行」二字，依宋本補。

⁷⁸ 《會編(上)》(p.202, n.7):「是謂我中想」原本缺，依宋本補。

於想中住，周遍其四體⁷⁹，是名想中我。

(4) 行蘊

云何見行是我？謂六思身；眼觸生思，耳、鼻、舌、身、意觸生思。於此六思身，一一見是我，是名行即是我。

云何見行異我？謂色是我，行是我所；受、想、識是我，行是我所，是名行異我。

云何見我中行？謂色是我，行在中住；受、想⁸⁰、識是我，行在中住，是謂我中行。

云何見行中我？謂色是我，於行中住，周遍其四體，謂受、想、識是我，於行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行中我。

(5) 識蘊

云何見識即是我？謂六識身：眼識，耳、鼻、舌、身、意識身。於此六識身，一一見是我，是名識即是我。

云何見識異我？見色是我，識是我所；見受、想、行是我，識是我所，是名識異我。

云何見我中識？謂色是我，識在中住；受、想、行是我，識在中住，是名我中識。

云何識中我？謂色是我，於識中住，周遍其四體；受、想、行是我，於識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識中我。

3、聖弟子見四諦斷諸邪見，復觀精進而得漏盡

如是聖弟子見四真諦，得無間等果，斷諸邪見，於未來世永不復起。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一向積聚，作如是觀：一切無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不應愛樂、攝受、保持。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不應愛樂、攝受、保持。如是觀，善繫心住，不愚於法。

復觀精進，離諸懈怠，心得喜樂，身心猗息，寂靜捨住，具諸道品，修行滿足，永離諸惡，非不消煬，非不寂滅。滅而不起，滅而不增，斷而不生⁸¹，不取不著，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舍利弗說是法時，六十比丘不受諸漏，心得解脫。

⁷⁹ 《會編(上)》(p.203, n.8):「受行.....遍其四體」十四字，原本缺，依宋本補。

⁸⁰ 《會編(上)》(p.203, n.9):「想識」間，原本有「行」字，衍文，依宋本刪。

⁸¹ 《會編(上)》(p.203, n.10):「不生」下，原衍「不生」二字，依宋本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9a29-c29)：

◎眾苦

當知略有三種聖者，三見圓滿，能超三苦。

1.云何名為三種聖者？

- 一、正見具足，謂於無倒法無我忍住異生位者。
- 二、已見聖諦，已能趣入正性離生，已入現觀，已得至果，住有學位者。
- 三、已得最後究竟第一阿羅漢果，住無學位者。

2.云何名為三見圓滿？

- 一、初聖者隨順無漏，有漏見圓滿；
- 二、未善淨無漏見圓滿；
- 三、善清淨無漏見圓滿。

此三圓滿，依說三種補特伽羅，隨其次第，如前應知。

3.云何名為超三種苦？

- 謂初見圓滿，能超外道我見違諍所生眾苦；
- 第二見圓滿，能超一切惡趣眾苦；
- 第三見圓滿，能超一切後有眾苦。

◎我見

1.此中云何名諸外道我見違諍所生眾苦？

謂此正法毘奈耶外，所有世間種種異道，薩迦耶見以為根本，所生一切顛倒見趣，如是一切，總稱我見。

- (1) 謂我論者，我論相應一切見趣；
- (2) 或一切常論者，或一分常論者，或無因論者，或邊無邊論者，或斷滅論者，或現法涅槃論者，彼論相應一切見趣。
- (3) 或有情論者，彼論相應一切見趣，謂諸邪見，撥無一切化生有情，誹謗他世。
- (4) 或命論者，彼論相應一切見趣，謂命論者計命即身，或異身等。
- (5) 或吉祥論者，彼論相應一切見趣，謂觀參羅、曆算、卜筮種種邪論，妄計誦咒、祠祀火等，得所愛境，能生吉祥，能斷無義。又計睹相為祥、不祥。

彼復云何？謂二十句薩迦耶見為所依止，發起妄計，前際、後際六十二種諸惡見趣，及起總謗一切邪見。

2.云何違諍所生眾苦？

謂彼展轉見欲相違，互興諍論，發起種種心憂惱苦，深愛藏苦，互勝劣苦，堅執著苦。

- (1) 當知此中，若他所勝便生愁惱，是名初苦。
- (2) 若勝於他，遂作方便，令自見品轉復增盛，令他見品漸更隱昧，唯我見淨，非餘所見，執著邪見，深起愛藏。由此因緣，發生種種不正尋思，及起種種不寂靜意，損害其心，名第二苦。
- (3) 愛藏邪見增上力故，以他量己，謂己為勝、或等、或劣，因自高舉，凌蔑於他，是名第三互勝劣苦。
- (4) 彼依此故，追求利養，即為追求苦之所觸。凡有所作，皆為惱亂，詰責他論，及為自論免脫他難，是名第四堅執著苦。如是四種，名見違諍所生眾苦。

3.內法異生，安住上品無我勝解，當知已斷如是眾苦。所以者何？彼於當來，由意樂故，於如是等諸惡見趣堪能除遣，是故若住初見圓滿，能超初苦。

◎趣向現觀

又即依此初見圓滿，親近、修習、極多修習，於內諸行發生法智，於不現見發生類智，總攝為一聚，以不緣他智而入現觀，謂以無常行或隨餘一行。彼於爾時，能隨證得第二見圓滿，及能超第二苦。

◎趣向漏盡

彼住此已，如先所得七覺分法，親近、修習、極多修習，能斷如前所說四種業等雜染，能隨證得後見圓滿，超後有苦。

此中第一補特伽羅，猶殘二苦，及殘現在所依身苦。第二補特伽羅，唯殘一苦，及依身苦。第三補特伽羅，一切苦斷，但依身苦暫時餘在，譬如幻化。

又依分別薩迦耶見，立二十句，不依俱生。

又內法者，無如是行，依遍處定，謂地為我，我即是地，乃至廣說，一切應知。

一七八⁸²；

一七八（一一〇）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

一、尼捷子向阿濕波誓比丘詢問佛的教法

毘舍離國有尼捷⁸³子，聰慧明哲，善解諸論。有聰明慢，所廣集諸論，妙智入微，為眾說法，超諸論師。每作是念：「諸沙門、婆羅門無敵我者，乃至如來亦能共論。諸論師輩聞我名者，頭額津，腋下汗，毛孔流水。我論議風，能偃草折樹，摧破金石，伏諸龍象，何況人間諸論師輩能當我者」！

時有比丘，名阿濕波誓⁸⁴，晨朝著衣持鉢，威儀詳序，端視平涉，入城乞食。爾時、薩遮尼捷子有少緣事，詣諸聚落，從城門出。遙見比丘阿濕波誓，即詣其所，問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云何說法？以何等法教諸弟子令其修習」？

阿濕波誓言：「火種居士！世尊如是說法，教諸弟子，令隨修學。言：諸比丘！於色當觀無我，受、想、行、識當觀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薩遮尼捷子聞此語，心不喜，作是言：「阿濕波誓！汝必誤聽，沙門瞿曇終不作是說。若沙門瞿曇作是說者，則是邪見，我當詣彼難詰令止」。

二、尼捷子向離車人說明想找佛辯論

爾時、薩遮尼捷子，往詣聚落，諸離車等集會之處。語諸離車言：「我今日見沙門瞿曇第一弟子，名阿濕波誓，薄共論議。若如其所說者，我當詣彼沙門瞿曇，與共論議，進卻迴轉，必隨我意。譬如士夫，刈拔芟草，手執其莖，空中抖擻，除諸亂穢。

我亦如是，與沙門瞿曇論議難詰，執其要領，進卻迴轉，隨其所欲，去其邪說。如沽酒家，執其酒囊，壓取清醇，去其糟滓。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論議難詰，進卻迴轉，取其清真，去諸邪說。如織席師，以席盛諸穢物，欲市賣時，以水洗濯，去諸臭穢。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與共論議，進卻迴轉，執其綱領，去諸穢說。譬如王家調象之師，牽大醉象，入深水中，洗其身體，四支、耳、鼻，

⁸² 《會編（上）》（p.211，n.1）：《中部》（三五）《薩遮迦小經》。《增壹阿含經》三七·一〇。

⁸³ 《會編（上）》（p.212，n.2）：「尼捷」，或寫作「尼捷」，通篇不一致，今悉作「尼捷」。

⁸⁴ 〔後晉〕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12（高麗藏34，1084a8-9）：

比丘名阿濕波誓，亦云阿說，亦唐言馬勝。

周遍沐浴，去諸塵⁸⁵穢。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論議難詰，進卻迴轉，隨意自在，執其要領，去諸穢說。汝諸離車，亦應共往觀其得失」。

中有離車作如是言：「若薩遮尼撻子能與沙門瞿曇共論議者，無有是處」。

復有說言：「薩遮尼撻子聰慧利根，能共論議」。

時有五百離車，與薩遮尼撻子，共詣佛所，為論議故。

三、尼撻子帶領五百離車，前往與佛共相論議

(一) 親詣佛所

爾時、世尊於大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⁸⁶

時有眾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經行。遙見薩遮尼撻子來，漸漸詣諸比丘所，問諸比丘言：「沙門瞿曇住在何所」？

比丘答言：「在大林中，依一樹下，住於天住」。

薩遮尼撻子即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諸離車長者亦詣佛所，有恭敬者，有合掌問訊者，問訊已，於一面住。

(二) 尼撻子向佛陳述比丘對佛教法的內容

時薩遮尼撻子白佛言：「我聞瞿曇作如是說法，作如是教授諸弟子，教諸弟子於色觀察無我，受、想、行、識觀察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為是瞿曇有如是教，為是傳者毀瞿曇耶？如說說耶？不如說說耶？如法說耶？法次法說耶？無有異忍來相難詰，令墮負處耶」？

佛告薩遮尼撻子：「如汝所聞，彼如說說，如法說，法次法說，非為謗毀，亦無難問令墮負處。所以者何？我實為諸弟子如是說法，我實常教諸弟子令隨順法，教令觀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觀此五受陰：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三) 尼撻子提出自己的質疑，佛一一解答並降伏之

1、佛徵問尼撻子之論本

薩遮尼撻子白佛言：「瞿曇！我今當說譬」。

⁸⁵ 《會編(上)》(p.212, n.3)：「塵」，原本作「麤」，依宋本改。

⁸⁶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6〈三法品4〉(大正26, 389a7-b3)：

三住者，一、天住；二、梵住；三、聖住。天住云何？答：謂四靜慮。何等為四？……如是世間四靜慮中，隨於一靜慮親近數習，殷重無間勤修不捨，是名天住。梵住云何？答：謂四無量。……聖住云何？答：謂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

佛告薩遮尼揲子：「宜知是時」。

「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地，如是色是我人，善惡從生；受、想、行、識是我人，善惡從生。

又復譬如人界、神界、藥草、樹木，皆依於地而得生長，如是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耶」？

答言：「如是，瞿曇！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此等諸眾，悉作是說」。

佛告火種居士：「且立汝論本，用引眾人為」！

薩遮尼揲子白佛言：「色實是我人」。

2、佛用種種善巧教授令尼揲子自見已過

(1) 先問五蘊有我否

佛告火種居士：「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譬如國王，於自國土，有罪過者，若殺、若縛、若擯，若鞭、斷絕手足；若有功者，賜其象、馬、車乘、城邑、財寶，悉能爾不」？

答言：「能爾，瞿曇」！

佛告火種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

答言：「如是，瞿曇」！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

時薩遮尼揲子默然而住。

佛告火種居士：「速說，速說，何故默然」？

如是再三，薩遮尼揲子猶故默然。

時有金剛力士⁸⁷鬼神，持金剛杵，猛火熾然，在虛空中，臨薩遮尼揲子頭上，作是言：「世尊再三問，汝何故不答？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令作七分」。

佛神力故，唯令薩遮尼揲子見金剛神，餘眾不見。

薩遮尼揲子得大恐怖，白佛言：「不爾，瞿曇」！

(2) 次問五蘊有三相否

佛告薩遮尼揲子：「徐徐思惟，然後解說。汝先於眾中，說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而今言不，前後相違！汝先常說言：色是我，受、想、

⁸⁷ 《會編(上)》(p.212, n.4)：原本缺「士」，依宋本補。

行、識是我。火種居士！我今問汝：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瞿曇」！

復問：「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瞿曇」！

復問：「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瞿曇」！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3) 末顯如何於五蘊離憂悲惱苦

佛告火種居士：「汝好思而後說」。

復問火種居士：「若於色未離貪、未離欲、未離念、未離愛、未離渴，彼色若變、若異，當生憂悲惱苦不」？

答曰：「如是，瞿曇」！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復問火種居士：「於色離貪、離欲、離念、離愛、離渴，彼色若變、若異，則不生憂悲惱苦耶」？

答曰：「如是，瞿曇！如實無異」。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3、佛喻尼揅子立論無實，不能動佛一毛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當得樂不」？

答言：「不也，瞿曇」！

「如是火種居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不得樂也。火種居士！譬如士夫，持斧入山，求堅實材，見芭蕉樹，洪大臃直，即斷其根葉，剝剝其皮，乃至窮盡，都無堅實。火種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論端，我今善求真實之義，都無堅實，如芭蕉樹也。

而於此眾中，敢有所說，我不見沙門、婆羅門中，所知、所見，能與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共論議不摧伏者。而便自說：我論議風，偃草折樹，能破金石，調伏龍象，要能令彼額津、腋汗、毛孔水流。汝今自論己義而不自立，先所誇說能伏彼相，今盡自取而不能動如來一毛」。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被鬱多羅僧，現胸而示：「汝等試看！能動如來

一毛以不」？⁸⁸

爾時、薩遮尼犍子默然低頭，慚愧失色。

〔(四) 尼犍子被突目佉羞辱論不及佛〕

爾時、眾中有一離車，名突目佉，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聽我說譬」。

佛告突目佉：「宜知是時」。

突目佉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執持斗斛，於大聚穀中，取二三斛，今此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世尊！譬如長者巨富多財，忽有罪過，一切財物悉入王家。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所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攝受。譬如城邑、聚落邊有大水，男女大小悉入水戲，取水中蟹，截斷其足，置於陸地，以無足故，不能還復入於大水。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諸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斷截，終不復敢重詣如來，命敵論議」。

爾時、薩遮尼犍子忿怒熾盛，罵唾突目佉離車言：「汝麤疏物，不審諦，何為其鳴！吾自與沙門瞿曇論，何豫汝事」？

〔(五) 尼犍子心不服輸而再提問，但依然為佛所折伏〕

1、先問佛如何為弟子說法，令離疑惑

薩遮尼犍子呵罵突目佉已，復白佛言：「置彼凡輩鄙賤之說，我今別有所問」。

佛告薩遮尼犍子：「恣汝所問，當隨問答」。

「云何瞿曇為弟子說法，令離疑惑」？

佛告火種居士：「我為諸弟子說：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彼學必見跡，不斷壞，堪任成就，厭離知見，守甘露門。雖非一切悉得究竟，且向涅槃。如是弟子從我教法，得離疑惑」。

2、次問佛如教諸弟子，於佛法得漏盡

復問瞿曇：「復云何教諸弟子，於佛法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⁸⁸ 《大智度論》卷 26〈序品 1〉(大正 25, 251c10-17)：

復次，薩遮祇尼犍子，銅鑠絡腹，自誓言：「無有人得我難而不流汗破壞者！大象乃至樹木瓦石，聞我難聲，亦皆流汗！」作是誓已，來至佛所，與佛論議。佛質問之，皆不能得答，汗流淹地，舉體如漬。佛告尼犍：「汝先誓言，無有聞我難者而不流汗，汝今汗流淹地；汝試觀佛，見有汗相不？」佛時脫鬱多羅僧示之言：「汗在何處？」

佛告火種居士：「正以此法，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知，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彼於爾時，成就三種無上：智無上，道無上，解脫無上⁸⁹。⁹⁰成就三種無上已，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供養如佛。世尊覺一切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令得無畏，調伏寂靜，究竟涅槃。世尊為涅槃故，為弟子說法。火種居士！我諸弟子，於此法中，得盡諸漏，得心解脫，得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3、尼捷子聽佛開示後，心服口服，求佛接受供養

薩遮尼捷子白佛言：「瞿曇！猶如壯夫鋒刃亂下，猶可得免，瞿曇論手，難可得脫！如盛毒蛇猶可得避，曠澤猛火猶可得避，兇惡醉象亦可得免，狂餓師子悉可得免，沙門瞿曇論議手中，難可得脫！非我凡品輕躁鄙夫，論具不備，以論議故來詣瞿曇。沙門瞿曇！此毘舍離豐樂國土，有遮波梨支提，漆奄羅樹支提，多子支提，瞿曇在拘樓陀支提，婆羅受持支提，捨重擔支提，力士寶冠支提。世尊！當安樂於此毘舍離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於世尊所常得恭敬、奉事、供養，令此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長夜安樂，唯願止此！明朝與諸大眾，受我薄食」！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薩遮尼捷子，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四、尼捷子邀集離車於家供養佛及弟子，並請佛開示

爾時、薩遮尼捷子於彼道中，語諸離車：「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眾，供設飯食，汝等人各辦一釜食，送至我所」。

諸離車各還其家，星夜供辦，晨朝送至薩遮尼捷子所。

薩遮尼捷子晨朝灑掃，敷座，供辦淨水。遣使詣佛，白言：「時到」！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往薩遮尼捷子所，大眾前坐。薩遮尼捷子自手奉施清淨飲食，充足大眾。食已，洗鉢竟。薩遮尼捷子知佛食竟，洗鉢已，取一卑床，於佛前坐。

⁸⁹ 《會編（上）》(p.212, n.5)：「道無上，解脫無上」，原本作「解脫無上，解脫知見無上」。《相應部》及《論》義，與宋本同，今依宋本改。

⁹⁰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6〈三法品4〉(大正26, 390c29-391a3)：

三無上者，一、行無上；二、智無上；三、解脫無上。行無上云何？答：無學八支聖道，是名行無上。智無上云何？答：無學八智，是名智無上。解脫無上云何？答：盡智、無生智，是名解脫無上。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犍子說隨喜偈言：

「於諸大會中，奉火為其最；闍⁹¹陀經典中，婆毘諦為最；
人中王為最；諸河海為最；諸星月為最；諸明日為最；
十方天人中，等正覺為最」！⁹²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犍子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還歸本處。

五、佛為弟子開示尼犍子與離車供養佛所得的果報

時諸比丘，於彼道中眾共論議：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犍子供辦飲食，
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犍子於何得福？

爾時、諸比丘還自住處，舉衣鉢，洗足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向於路中，自共論議：五百離車為薩遮尼犍子供辦飲食，供養世尊、諸大眾，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犍子於何得福」？

佛告諸比丘：「彼諸離車，供辦飲食，為薩遮尼犍子，於薩遮尼犍子所因緣得福。薩遮尼犍子得福，佛功德。彼諸離車得施有貪、恚、癡因緣果報；薩遮尼犍子得施無貪、恚、癡因緣果報」。

◎前十經之攝頌：

波多羅、十問⁹³，差摩、焰、仙尼，
阿菟羅、長者，西、毛端、薩遮⁹⁴。

⁹¹ 《會編(上)》(p.212, n.6)：「闍」，宋本作「闍」。

⁹² (1) 《增壹阿含經》卷9〈慚愧品 18〉(大正2, 589b1-8)：

是時，迦葉即受食飲，欲度人故，而為彼人說此達嚩：祠祀火為上，眾書頌為最；王為人中尊，眾流海為上。眾星月為首，照明日為先；四維及上下，於諸方域境。天與世間人，佛為最尊上；欲求其福者，當歸於三佛。

(2) 《增壹阿含經》卷18〈四意斷品 26〉(大正2, 637c1-7)：

爾時，世尊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祠祀火為上，詩書頌為尊，人中王為貴，眾流海為首。眾星月為上，光明日為先，八方上下中，世界之所載。天及世人民，如來最為尊，其欲求福祿，當供養三佛。

⁹³ 《會編(上)》(p.212, n.7)：原作「彼多羅十問」。《大正藏》以為：「彼多羅十問經缺」，並推定為《相應部》(四三)「聚落主相應」之一二經，即《中阿含經》(二〇)《波羅牢經》。此乃不知前「陰根陰即受」為內攝頌而引起之誤解。今謂：「彼多羅」一頌，即今一六九——一七八經。「十問」為一七〇經，乃與陰有關之十項問答。「彼多羅」即今一六九經。「彼多羅」應為「波多羅」之誤。依巴利文，經在 Parileyya (波陀) 說，「波多羅」即「波陀」，今改「彼」為「波」。

⁹⁴ 《會編(上)》(p.212, n.8)：《雜阿含經》卷五終。

《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 800a1-b27)：

◎總說愚相

諸外道輩，略有五種愚夫之相，由彼相故，墮愚夫數。

- 1.謂諸外道性聰慧者，猶尚不免懷聰慧慢，況非聰慧，是名第一愚夫之相。
- 2.又諸外道，多為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是名第二愚夫之相。
- 3.又諸外道，若諸聖者為說正法、正教、正誠，即便違逆，呵罵毀訾，是名第三愚夫之相。
- 4.又諸外道，憍自陳說似正法論，或開示他，是名第四愚夫之相。
- 5.又諸外道，雖為如來、如來弟子之所降伏，亦知如來所說法律是真善說，知自法律是妄惡說，然由我慢增上力故，都不信受，乃至不集觀察因緣，是名第五愚夫之相。

◎論師

如來成就六分，得名無間論師子王。何等為六？

- 1.所謂最初往詣外道敵論者所，乃至忍其問一切義，凡所興論，非為諍論，唯除哀愍諸有情故。其未信者令彼生信，若已信者今倍增長。
- 2.又興論時，諸根寂靜，形色無變，亦無怖畏習氣隨逐。
- 3.又終不為諸天世間之所勝伏，一切世間無敵論者，能越一翻，唯說一翻皆能摧伏。
- 4.又諸世間極聰慧者、極無畏者，若與如來共興論時，所有辯才皆悉謦訥。增上怖畏逼切身心，一切矯術虛詐言論皆不能設。
- 5.又復一切同一會坐，處中大眾，皆於佛所起勝他心，於彼外道敵論者所起他勝心。
- 6.又佛世尊言辭威肅，其敵論者所出言詞無有威肅。

◎二種論

有二種論，何等為二？一、有我論，二、無我論。

無我論有力，有我論無力。有我論者常為無我論者所伏，唯除論者其力羸劣。

1.有我論

云何名為有我論者？謂如有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於色等行建立為我，謂我有行，行是我所，我在行中，不流、不散，遍隨支節無所不至。是故色等諸行性我，依諸行田，生福非福，因茲領受愛不愛果。譬如農夫依止

良田，營事農業及與種植藥草、叢林，是名我論。

2.無我論

云何名為無我論者？謂有二種：一、破我論，二、立無我。

(1) 破我論者，

若計實我能有作用，於愛非愛諸果業中得自在者，此我恆時欣樂厭苦，是故此我唯應生福、不生非福！

又我作用常現在前，內外諸行若變異時，不應發生愁憂悲歎！

又我是常，以覺為先，凡所生起，常應隨轉，無有變易，然不可得。

如是名為破有我論。

(2) 立無我者，

以一切行從眾緣生，若隨福緣福便生起，與此相違生起非福。

由此為緣，能招一切愛非愛果。依眾緣故，皆是無常，唯於如是因果所攝諸行流轉假立我等。若依勝義，一切諸法皆無我等，如是名為立無我論。

◎有學、無學的差別

由五種相，有學、無學二種差別：

1. 謂諸無學所成就智，說名無上；一切有學所成就智，說名有上。如智無上，當知正行及與解脫無上亦爾。
2. 又諸無學，以善清淨諸聖慧眼，觀佛法身，有學不爾。
3. 又諸無學，以善圓滿無顛倒行，奉事如來，有學不爾，是名五相。